

编者寄语

《塞上江南的诗意解码》,既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亦是对地方文化记忆的深度重构。

“槽盆”悠悠》,村子邻水而生,这里曾有一条船,一度是村民们唯一的出行工具,农人们给这条船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槽盆。

曾经在江南的古村小住几日,村子邻水而生,枕着浣溪的柔波,唤作“渡头村”。

这里曾有一条船,乌篷木船,船身浸在水里的部分泛着深褐,像浸了百年的墨,露在外面的板壁被岁月磨得发亮,摸上去是温软的滑。船篷是老油布缝的,边角缀着青麻线,雨天能挡斜风细雨,晴天便卷起来,露出里面泛着黄的竹骨,像老人展开的皱纹里藏着的故事。

撑船的是陈老艄公,脸上的沟壑比浣溪的水纹还密,手上的老茧裹着竹篙的绿,一握便是大半辈子。那时渡头村没桥,这条船便是村民们唯一的脚。

天刚蒙蒙亮,陈老艄公就来解船绳,竹篙点在水底的青石板上,“笃”的一声,漾开一圈圈纹,便载着背着布囊的学子去对岸的学堂。

孩子们趴在船舷边,看小鱼追着船尾的浪,陈老艄公便笑,说“莫扒着边,小心掉下去喂鱼”,手里的桨却划得更慢,让孩子们多瞧两眼水里的晨光。

逢着赶集的日子,船里便挤得满满当当。李家婶子的竹篮里盛着新蒸的米糕,热气裹着甜香飘满船;王家大叔的背上驮着编好的竹筐,竹篾碰着船板,“吱呀”响和着船桨的“哗啦”声,成了渡头最热闹的调子。

陈老艄公不收钱,村民们便记着他的好,米糕会留一块给他,竹筐编好也会先送他一个装杂物。听说,有回冬夜,村西的张阿婆发了急病,儿子披着蓑衣来叫船,陈老艄公披着棉袄就往外跑,寒风吹得船篷“啪嗒”响,他把自己的棉袄裹在阿婆身上,桨划得飞快,溅起的水花冻成了冰碴,落在他的鬓角,竟添了霜。

后来村里修了石桥,青石板铺得整整齐齐,能过牛车,能走行人。陈老艄公的船便泊在岸边,乌篷落了灰,竹篙生了斑。村民们路过时,还会指着船感慨一番。

陈老艄公也常来,坐在船头上看石桥上往来的人,看浣溪的水依旧流,只是船里的故事,像浸在水里的月光,虽不似从前亮,却依旧温暖着渡头村的岁月。

如今船还在,只是再没划过。但渡头村的人都记得,曾有一条船,载着晨光,载着米香,载着一村人的冷暖,摇了一年又一年,把日子摇得像老油布一样,旧却暖,淡却香。

且听风吟

烽 燧

□ 李世江

烽燧像一个老人
站在高高的山尖上极目远望
眼前不断变化的一切
一个接一个
新的输电铁塔,以及
转动着大风扇的庞然大物
闪着亮光的太阳能光伏板
层层平整的梯田
还有西大山下一个叫
盐化工的新兴工业基地
新建的电厂矗立起高高的塔体
烽燧老人说
就像做了个梦
这辈子把一切都看到了

闽宁赞歌

□ 李 跻

告别昨日的风沙
迎接新的曙光
一座山与一条河相拥
从南向北迁徙的人们
穿梭在万亩绿色长廊
踏上这片土地
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努力奋斗的汗水
酿出醉人的酒香
陈香贺兰山巅
漫溢黄河两岸
大棚里名目繁多的花木
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果香
这里有铺天盖地的光伏板
温暖的电流奔赴四面八方
这里有洁白如玉的脆萝卜
这里有郁郁葱葱的葡萄藤
悬挂着香甜可口的紫珍珠
这里有硕果累累的桃园
这里有袅袅升起的炊烟

东西协作的生动实践
创造了戈壁墙上的人间奇迹
岩画上活灵活现的鱼儿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
农田里浸润着黄河的甘洌
日夜吟唱着大自然的歌谣
花海中忙忙碌碌的小蜜蜂
高空上自由自在的白鸽子
一双双含情脉脉的眸子里
映照着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bjpls@126.com

小宝茶话

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拉近人与自然的纽带,独居闹市之中,人便偏离了大自然,泡一杯茶,望着茶叶在水中慢慢地舒展开来,想着山中的茶树,不觉人就置换到青青茶园之中,就这么,人与自然就亲近了起来。

人们喜欢茶,植物新鲜的叶片,还有各色的花等等,似乎都可以被制作成茶,让舌尖去感受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为生活增添一份天然趣味。

深山中,生有野茶树,老农进山,口渴了,便采集野茶树的叶子,用陶罐接山泉水,石块垒灶,山中干柴到处都是,捡来一抱,生火煮水,水烧开了,端下陶罐,把采来的野茶叶放在余烬的火上翻炒,之后,捡拾到手中揉搓成团,用山泉水冲洗干净,放入陶罐里,再把陶罐放到灶上,加火煎茶,茶叶在沸水中翻滚着,茶香随着水雾氤氲而去,让人神

百姓记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当时生活在乡村,物质相对匮乏,但我的童年依旧充满欢乐。在田野疯跑,与伙伴追逐嬉戏,上房揭瓦,下河摸鱼,拉弹弓打鸟,爬树捉雀等等,玩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种“打土仗”的孩童游戏,虽然有点野蛮暴力,但却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也许因为童年常常看打仗战斗的电影,也许因为乡村之间的固有的领土观念,也许因为男孩们有好斗的本性,也许因为家长们对乡村孩童疏于管理,我们与邻村孩童常常“打土仗”。所谓“打土仗”有别于械斗,而是两群孩童站在较远距离,互相用小土块扔,直至打退对方。

我们和邻村隔着一个打谷场,孩子们常常到那里玩耍。不知何时,两个村的孩子有了嫌隙。于是以打谷场中心为界,东西两村孩童相互约束,不准越雷池一步。如果有外村孩子越界,便被视为挑衅,甚至会引来一番对抗——“打土仗”。

那时我们几个善于奔跑的孩子充当着“侦查员”的角色,常常到打谷场附近观察敌情。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到村中联络大小孩童。我们会一路小跑,窜到各家各户,拍门叫嚷伙伴姓名。“建设,扩社,明利,赶快出来集合,‘西村’入侵了!”我们大声急切地呼喊,生怕他们耽搁,误了绝好战机。大大小小的孩童们都极其好斗,很快从家里跑出来快速集合。在几个半大小子的带领下,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开赴战场。

到了打谷场附近,我们喊话,让他们撤出我们的领地。“西村”孩童在远处嘻嘻哈哈,对我们的指责毫不理会。对峙了一会儿,双方捡起小土块,扔向对方。大家都很机灵,都有自己的防弹方法。有的在头上扣着破脸盆,有的躲在破墙后,有的拿着木板,有的腾那躲闪……一会儿是我们追着“西村”孩童跑,一会儿是“西村”孩童追着我们跑,其实被土块击中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距离相对较远。当然偶尔也有被击中的时候,也只是感觉痛一下。

“打土仗”让同村孩童紧密团结在一起,主动承担起各种角色,有的成了“指挥官”,有的成了勇猛的“战士”,有的成了“后勤补给”,有的成了“通信兵”,有的成了“宣传员”……战斗互有胜负,打谷场上的孩童如潮水一般涌来涌去。有时,我们会在战场上捉到“俘虏”,得意地将他们带回,等着对方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如约而来,与我们进行交涉,有时是互换俘虏,有时约定几日不到打谷场来玩,有时是重新划定两村分界线等等。经过双方商谈,“打土仗”暂时宣告结束,和平重新到来。常常进行“打土仗”,两村的孩童彼此增进了了解,后来长大上学时,很多人成为好朋友。

“打土仗”是乡间孩子们创造出来的一种战斗游戏,调剂、丰富了我们的单调生活,让我们收获到很多欢乐。一晃数年过去了,孩童时代“打土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由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岁 月

塞上江南的诗意解码——浅评《塞上江南·中卫赋》

□ 李建平

标与历史定位;继而分述沙坡头、中宁、海原三地,从古迹遗存到乡村振兴,从晒砂瓜田到数据云端,层层铺陈;以对未来的展望收束全篇,形成闭环式的空间叙事。这种严谨布局,暗合汉赋传统,通过“游观”视角的转换,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审美对象,避免传统大赋常见的物象堆砌之弊。

诗意编码下的文化深描

《中卫赋》,写黄河“九曲回环,奔流不息”,绘沙漠“黄沙漫漫,浩瀚无垠”,状古槐“根深叶茂,冠盖如伞”。赋予景物以视觉冲击力,暗含人文隐喻——如“荫庇四方之民”的古槐,实为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同时,尝试将方志的纪实性与赋体的文学性熔于一炉:对“麦草方格”治沙技术的白描,与“砾石为食,晒砂作乳”的神话想象交织。

在内容层面,从沙坡头区唐宋属地的历史沿

之,人就会上火,通常表现在眼睛上,眼红目赤,大自然真的是奇妙,每一物种的存在,似乎都大有深意,就像夏日的石榴叶,用它泡茶可以去夏火。

石榴叶泡茶,茶汤橘黄,入口有清香,不像柳叶泡的茶,微苦,石榴叶茶,好看又好喝,讨小孩子喜欢,秋日的菊花茶在水中缓缓绽放,金黄夺目,即便不喝,留着观看,也十分赏心。

家乡是银杏的产地,银杏茶成了家乡的土特产,银杏叶中富含银杏酮,常饮银杏茶对心血管大有裨益,银杏茶用8月份的银杏叶炒制而成,茶汤金黄明亮,银杏树,有着活化石的美誉,银杏茶,在茶家族中,应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传承的国度里,似乎什么都可以当茶,姜片可以泡姜茶,在云贵川



水仙

朱屹瞻

『槽盆』悠悠

□ 孔相娟

面朝浑江,气势磅礴;侧临溪泉,如梦如幻。米仓沟邻水而生,这里曾有一条船,一度是村民们唯一的出行工具,农人们给这条船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槽盆。因其外形线条粗糙,内部结构简单,远看似牛槽,近看像木盆,故而得名:槽盆。

槽盆的主人是二姨的公公,乡里乡亲都叫他“老姜头”,他的家就在浑江之畔。每一年的夏天,我都会千里迢迢地来到二姨家度假,二姨告诉我:如果在江边没有看到姜老头的的身影,就冲着江面大声呼喊:“姜老头,摆槽子了。”当声音被崖壁弹回与原声重合,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到。

我至今仍记得,最后一次坐姜老头槽盆过江的情景,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扁舟如叶的无助与悲凉。

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浑江水位上涨,我的归家之途变得更加艰难。待雨停之后,我跟随姜老姜头和二姨一起来到浑江岸边,眼前的浑江水不再温顺得如绵羊,而是一只野兽,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姜老头嘴里叼着烟袋,瞥了一眼上游,又望了望对岸,仿佛他的眼睛就是尺子,能够丈量出梦想与现实之间究竟有多远?眼神里流露出坚毅的目光,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他用鞋底敲了敲还未抽完的烟斗,把烟杆别在后腰上,挽起裤腿,走入水中,双手解开缆绳,将槽盆拖到岸边。冲着我喊道:“上槽盆!”二姨怕我弄湿了鞋子将我抱上了槽盆。坐稳后,姜老头推着槽盆向江水里走了几步,再纵身一跃帅气地跳上了槽盆。

俗话说:顺水推舟,姜老头划着桨贴着岸边逆流而上。当槽盆逆行至上游很远的地方,才匀速地转舵横穿江中心而去。湍急的江水与槽盆之间不断地摩擦碰撞,激起层层浪花,再重重地落在槽盆里。二姨眼疾手快地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葫芦瓢,将落到槽盆里的水一下接着一下地舀出去,她的动作行云流水,看不出有一丝慌乱。

荀子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孙子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江面上我找不到任何静止的参照物,来验证槽盆并不是如我所看到那样一味地随波逐流。当我眷恋地回望出发时的岸口,才恍然大悟,原来槽盆上演了一场“劲草斗疾风”的赞歌!

时代的发展进步,也让浑江两岸的农人乘上了这趟高速列车。一艘艘现代化的豪华邮轮在浑江上披荆斩浪;贯穿于山野间的柏油马路一直延伸到了二姨的家门口,槽盆不再是村民们出行唯一的交通工具。

记得在《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历史的进程犹如长河,走过一段美丽的风景,就再也回不去了。”值得庆幸的是,二姨并未将槽盆大卸八块地扔进灶坑里化成一缕炊烟,而是将它留在了浑江岸边,既是为了怀念当年的荣耀,亦可缅怀姜老头。

位,重构其文化主体性。文中“羊皮筏子”与“沙坡头机场”的意象并置,是传统与现代的隐喻性对话。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

当大漠孤烟与数据流辉映于同一页墨色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自传,更是传统文体重返当代生活的生动实践。尽管该作亮点颇多,但仍存在可商榷之处。

其一,全景式书写虽显宏大,但密集的排比与物象铺陈,偶显滞重,削弱了文本的呼吸感;其二,对“高铁”“云计算”等现代符号的刻画,多停留于表象赞美,未能深入探讨技术文明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这些局限,恰恰折射出地方文化书写的普遍困境——如何在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古典形式与现代经验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正如沙粒历经千年风蚀,终在麦草方格的固守中,孕育出一片新的绿洲。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传统的形骸,而在于古今对话中迸发的创造性火花。在乡村全面振兴与文化自信的语境下,地方文化的文学转化,更需要创作者兼具方志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敏感以及文化学者的视野。

作者简介:李建平,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卫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